



~ 16  
4046  
9



N16  
4046  
9

教齋有學堂卷二十

序

得嚴志略序

嘉定郡治中世刻相傳涉歷諸君在彼有公餘之暇  
有明高層間美贊為甲有紫柏人何可公  
詩平之天誓其德士足高遊開南風事有  
讀入郡或法臨蘇道鎮山門又欲刊  
焉於志亭保校前殿前魚池翠山子教  
得嚴之德遠為方內冠又二十餘年  
下宿南末末世持大德由則七第

<2006-800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序

楞嚴志略序

嘉定郡治中梵刹相望楞嚴講寺爲最有宋嘉祐至  
有明萬曆間災燹薦仍燹爲甲第紫柏大師可公賦  
詩弔之矢誓興復上足密藏開公親承囑付克副弘  
願入都城請賜藏以鎮山門又請繕刻方冊流通淨  
場於是乎像設莊嚴鐘魚肅穆琅函玉笈湧現人間  
楞嚴之勝遂爲方內冠又二十餘年白法琮公以耆  
年宿德聿來住持大殿山門次第告成經坊僧田規

制詳備以其間輯此寺碑版文字表著興復建立之始末名曰楞嚴志略而屬余爲其序余惟寺爲宋長水大師箋疏楞嚴之地講演之日天雨寶花遂賜楞嚴之號其疏義語簡而義豐事詳而理密薈撮有唐惠振慤沈諸家之長含攝賢首五教起信五重之要箋解名家未能或之先也自孤山圓公吳興岳公張皇台衡之教以台家三觀映望楞嚴假梵僧之懸識爲佛頂之法印而楞嚴全經之眼目或幾乎改易矣天如則公傳天目之心宗刊定會解獨取孤山吳興兩家奉爲標準長水以下皆左次莫與抗行講席流

傳二百餘載識者謂今日之楞嚴非如來之楞嚴而山家之楞嚴抑亦山外之楞嚴而非山家之楞嚴也嗚呼豈不重可歎哉交光鑑師奮乎百世之下埽除三觀别出手眼掃之誠是也而總别之相未晰分配之執滋甚諍論弘多聚訟莫決則亦皆沿流揚波而未溯其本源也余博觀諸家箋疏平心而論之長水初叅瑯琊覺禪師問清淨本狀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依其言抗聲而答遂領旨於言下歸而詮解此經昔人以爲華嚴圓覺楞嚴起信一真法界常住真心一以貫之者也洪覺範倚恃宗眼一筆抹殺目爲義

解講師夫豈得爲公論乎長水旣問道瑯琊又從靈  
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清涼大士咨雜華  
於大誥習止觀法華等疏於荆溪叅決南宗於牛頭  
徑山古人學無常師羣機盡攝類如此也長水于台  
衡之宗豈不了朕其註經則以楞嚴退楞嚴未嘗執  
泥三觀私爲家珍斯非所謂毀相泯心開前疑而決  
後滯者乎十門分別首標起教因緣曰克示真三昧  
故其云克示真三昧者蓋指如來告許有三摩提名  
大佛頂首楞嚴王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之語也遂從  
而演暢之曰乃至諷歎金剛王三昧勅選圓通成就

聖位破趣辨魔皆爲此三昧也一經中修行方便總  
別法門挈領提綱無復餘蘊矣始經台家之遮表繼  
遭禪宗之訶斥妙義宛朕莫有啓其緘而發其錠者  
辟如摩尼寶珠沈錮于沙泥瓦礫之中莫或省視而  
曰此中無復有如意珠也可不惜哉余竊謂宋之有  
長水猶唐之有圭峰圭峰爲荷澤法嗣而歸藏於法  
華長水由瑯琊發悟而歸宗於楞嚴此皆性相之標  
指脩証之津梁也當今之世魔外昌披法流滅息此  
寺屬長水緣起又方冊法寶流通之所演海眼欲絕  
之燈紹法流如綫之緒豈非末法之急務哉涅槃謂

物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首楞嚴者一切事究竟堅固也知楞嚴所以名寺之意則如來之開示長水之箋疏紫柏蜜藏之修復棕公之建立一切皆究竟堅固寶華樓閣劫火不能灰毘嵐風不能破者固將一展卷而得之矣棕公得楞嚴三昧了悟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之偈不減長水之清淨本狀故于其屬序也爲疏通其說以告之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是固首楞希有之宗旨而住持斯寺與護法者所當共勉也

金剛經了義引

元實居士注金剛般若經名之曰了義舉似蒙叟蒙叟展閱一過合掌讚歎曰昔在隋朝益州新繁縣王季村有書生苟姓者於村東空中四面畫空書經語人曰我書金剛般若經使諸天讀之耳自後霖雨洪流汜潰此地方丈餘間如堂閣下無滴雨霑濕牧童每就避雨而人莫知其由也武德初有西梵僧至此作禮如向塔廟村人異而問之僧曰此有金剛般若經諸天置蓋不絕供養敢不頂禮耶村人乃省苟生寫經之處遂甃甃嚴欄護之苟至齋日供養瞻禮往往聞天樂之聲夫苟生之寫經畫空無迹靈感如斯况乃書而讀讀而信信而解而箋釋疏通爲人演說

者耶我知居士注是經已必有吉祥雲擁覆其上團  
結如傘蓋蕭辰良夜天樂琅琅自朕敷奏但肉眼不  
能見俗耳不能聞爾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嘉興藏函止刻法語五卷丙申  
龔孝升入粵海幢華首和尚得余書捷推告衆訪求  
鼎湖栖霞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公繕寫歸吳謙益手  
自讐勘撰次爲四十卷大師著述援筆立就文不加  
點字句不免繁芴段落間有失次東遊時曾以左氏  
心法序下委刊定見而色喜遂刊前藁今茲讐勘僭

有行墨改竄實稟承大師墜言非敢僭踰犯是不避  
也旣徹簡乃爲之序曰佛祖闡教以文說法慈氏之  
演瑜珈龍樹之釋般若千門萬戶羅網交光郁郁乎  
燦燦乎千古之至文也大教東流人文漸啓遁遠濬  
發于南什肇弘演于北椎輪大輅實惟其始隋唐以  
來天台清涼永明之文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大矣哉  
義理之津涉文字之淵海也逮及有宋教廣而文煩  
其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  
以通敏扶宗其文奧而麗徑山以弘廣應機其文明  
而肆夫文而至於辨也麗也肆也其城塹日以堅其

枝葉日以富其撈籠引接日以博浩浩乎扈言之日出而岌岌乎津梁之日疲也繫辭有之易之作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豈不信哉我大師廣智深慧真叅實悟惟心識智夢授於慈氏華嚴法界悟徹於清涼被根應病橫說豎說千言萬偈一一從如來文字海中流出以鐔津之崇教者固其城塹以石門之扶宗者沃其枝葉以徑山之應機者暢其撈籠引接務欲使末法衆生霑被其一言半句皆將飲河滿腹同歸於智海而後已雜華言金翅鳥王以清淨眼觀察諸龍命應盡者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取

兩闢取而食之大師說法爲人欲搏生處大海水取善根衆生置佛法中亦復如是日者廣南繕寫書生陳方侯觸語悲悟放筆薙髮大師博取深心光芒昱曜凌紙怪發善根衆生應機吸受如方侯者歷河沙劫猶未艾也嗚呼偉矣哉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當獅絃絕響之候捨身爲法一車兩輪紫柏之文雄健而斬截大師之文紆徐而悲惋其爲昏塗之炬火則一也昔人歎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後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不歸於紫柏憨山而誰歸乎後五百年魔外蜂生篤



生二匠爲如來使佩大法印燃大法燈殆亦儒家所謂名世間出者裨販剽賊之徒往往篡統系附師承竊竊狀爲蚍蜉之撼樹大師之集行如日輪當陽懸魅歛影而魘寐者猶懵而未寤也朕則大師同體大悲如作易之有憂患者其何時而止乎斯可爲痛哭也已夢遊集本初傳武林天界覺浪和尚見而歎曰人天眼目幸不墜矣亟草一疏唱導流通毛子子晉請獨任鏤版以伸其私淑之願子晉歿三子聿追先志遂告成事其在嶺表共事搜葺者孝廉萬泰諸生何雲族孫朝鼎也其伙助華首網羅散者曹溪法融海幢池目及華首侍者今種今照今光也皆與有法乳之勞法當附書

嶺南刻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憨山大師夢遊集吳中未有全本丙申冬龔孝升入粵余托其訪求海幢華首和尚得鼎湖棲壑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君集衆繕寫載以歸吳余校讎刊定勒成四十卷毛子晉請任鏤板子晉歿三子繼志告成有日矣已亥秋王大哉自粵歸言彼有潭柯上人名濟航者自東兗入蜀精研宗教棲壑化去購得夢遊集本於鼎湖捐衣貲付梓以余爲白衣老弟子俾序

其緣起余惟大師集本鼎湖虞山頗有異同鼎湖則  
大師原藁弟子福善通炯及五羊劉司理起相所結  
集也虞山則經余勘較間以管窺之見撮略字句移  
置段落者也二本蓋少異矣而未嘗不以佛身匠譬  
之鼎湖本則十身相海相好莊嚴之身也虞山本則  
優闡香像毘首羯摩摹刻之身也是二身者現相利  
生有何差別故知二本不妨兩行並舟而觀月分河  
而歛海其聞法得益則一而已矣大師閱東海彌戾  
車地不通佛法駐錫牢山取外道七真盤互之區移  
爲佛國以是因緣弘法罹難有嶺海之行今旣光復

祖庭報滿示化而航上人以東海之人表章遺集標  
人天眼目於嶺外大師大光明幢建立於那延羅窟  
者譬諸高山日輪留暉平地火傳燈續豈可誣哉於  
乎佛法不可思議大師身後因緣亦不可思議余之  
託輶車訪求也華首之犍椎告衆也棲壑之深藏有  
待也陳方侯之放筆善來也航上人之發願流聞也  
如磁吸鐵如鐘應霜豈有使朕者哉恒河沙劫佛法  
無盡大師光明無盡上人誓願亦無盡大師常寂光  
中應爲破顏加被余與一切人天歡喜讚歎亦非塵  
劫海墨所可窮盡也

紫柏尊者別集序

金壇刻紫柏尊者全集已行叢林此外有錢啓忠集鈔四卷陸符心要四卷壽光上人携吳江周氏藏本乃尊者中年之作白衣弟子繆仲淳執侍左右手自繙寫者余爲會粹諸本取全集所未載者排爲四卷名曰紫柏別集而敘其後曰禪門五燈自有宋南渡已後石門妙喜至高峰斷崖中峰爲一盛由元以迄我國初元叟寂照笑隱至楚石蒲菴季潭爲再盛二百年來傳燈寂蔑尊者挺生東吳氣宇如王蹴踏天下機緣闕一從地涌出實有關於國運隆替法運廢

興未可以凡心世智妄爲比量也尊者出世萬曆中正國家日中豫泰之候貂寺氈裘孽牙互師以慈願戒力住王舍城而爲說法溥聖母之慈雲開明主之智目庶幾礦稅可罷黨禁可除戎索可清殺運可挽羣小張羅鈎黨推刃妖書師於是拚幻有之軀息清流之禍法幢旣倒國論日非軋綱下移帝心解紐賢愚同貫正以魔外之交侵世界平沉起于天之不佑考妖書本末之記知劫運推剝之因雖業繫有固狀實振古所未睹也古來元臣命世必曰降神矧乎法將導師寧非闡出尊者秉金剛心具那延力舉手

可以拍須彌噓氣可以吸溟海金翅鼓搏則龍子隨其啖食而况於魚鯁與獅子哮吼則香象爲之失羣而况于野干與人之云亡法燈熄矣魚鯁翔舞而野干號呼矣同時大德捨頰還緇却來人間以夢游大事譬如老將全師退守溪溝固壘使賊人相戒莫敢犯而廓清推陷固非其所有事嗚呼尊者之出世其關繫國運如此悠悠斯世惟憨山老人爲能知而言之而其爲塔銘茹茶噉蠟含嚼齒舌間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尊者之化去也次年爲萬曆乙巳余夢至高山有大和尚危坐巖端謂是達觀尊者

者恭敬禮足已指左方地命余坐密語付囑戒以勿忘涕淚悲泣而寤距今將六十年矣私心擬議願踵憨老之後撰第二碑用以續僧史發輝塔銘未盡光明日月逾邁氛祲晦蒙六十年來一往是昔夢中涕淚悲泣世界吮毫閣筆多歷年所非敢食言於二老也每自循省往昔年少書生不通佛法不知以何等因緣夢中得受記蒞今頭童筆秃無所成就尋行數墨排次遺文如拾字老比丘背破籠筒故紙波波汲汲以爲能事尊者常寂光中得無自笑失却一隻眼乎別集改成謹書其後以自懺抑或以有待焉尊者

之文一言半偈稱性流出如水銀撒地顆顆皆圓余不敢輕爲揀別狀集中散落者不少如乙未送憨老渡嶺作逐客說及顧仲恭所見澹居鍾公本論卓吾誠所諸篇皆法門眼目也斗間紫氣久而不沒殆斯文之祥乎余雖耄矣猶願得而見之

山翁禪師文集序

天童山翁禪師恣公以密雲嫡子坐大道場無舌說法有聲如雷施藥樹味擊塗毒鼓有寂子小釋迦之目賈其餘勇作爲詩文如涌身雲如灌頂水文文人學士用世間智測度咸以爲杼山畫石門範之流亞余

頃讀其全集爲之心開意解久之沉吟低徊歎歎煩醒而不能舍狀也大慧杲禪師有言予雖學佛者狀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所謂忠義士大夫者魏國張公德遠橫浦張公子韶輩也當是時賊檜挾滔天之勢把持和議忘北轅之仇甘之辱妙喜以壞衣髻髮之人敢於左袒子韶抗權奸之議而冒觸其鋒刃故魏國銘之曰嗟師何爲拳拳忠孝欲返羣迷俾趨正教唯其忠誠惻怛之至根抵種性槎牙肺腑雖至於砍臂斬頭亦將怡狀順受如斷藕根如解膠革於毀衣焚牒乎何有於乎薦巖之疏龍髯

馬角之淡悲也新蒲之錄玉衣石馬之遐思也春葵  
玉樹之什空阮厓海之餘恨也微之妙喜以言乎其  
道則相符以言乎其志則相叶以言乎其時世則宋  
世所謂忠義士大夫迢朕不可再見獨有一禪者孤  
撐單出流連涕泗於陸沉滄海之餘斯尤難矣於乎  
軍國荆弓也宗社鄭璧也吾君吾父秦燕楚凡也天  
穹廬地松漠今之人何其廣大而禪者如是之隘也  
東家食西家宿今之人何其圓通而禪者如是之固  
也山河苧蘆世界陶輪有漏微塵十方銷隕今之人  
何其大覺大悟而禪者如是之取著也豈惟禪者哉

琉璃之誅釋種也世尊樹下拒諫而阿難愁悶慟哭  
開寶之師東山斬春肉身爲故國而泣血天寶之亂  
荷澤編管殘衲興檀度以濟師是又何今人之廣大  
而佛祖之隘今人之圓通而佛祖之固今人之大覺  
大悟而佛祖之取著也妙喜之言曰好善惡邪之志  
與生俱生永嘉謂縱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  
失敢直下自信不疑吾恣公其幾矣乎三世諸佛是  
三世中有血性男子不忠不義之人埋沒此一點血  
性謂之焚燒善根斷滅佛性披毛戴角刀途血路相  
習以爲固朕是可以爲人乎如是而爲文巧言綺語

譚玄說妙如刻人糞作栴檀形是可以爲文乎公同體大悲惻朕憐愍以爲今世之所崇尚者士大夫也故現忠義士大夫身而爲說法士大夫所崇尚者文字也故又現聲名文句身而爲說法有人於一言半句汗下毛豎畱得此一點血性在人世間卽是不斷佛種斯卽公出世爲人全提正令之綱宗也於乎公欲廣度河沙衆生盡皆作佛而汲汲朕磨牙礪齒先教之以所以爲人夫焉有不能爲人而能爲佛者乎

密藏禪師遺稿敘

密藏闕禪師遺稿法孫按指上人所收輯也藏師英偉雄駿千仞壁立爲紫柏尊者上首法筵海衆所至雲湧定中知本師將有玉難刺血上書一夕隱去師資闕現羣龍無首諸天鬼神猶不能測知而况于凡心凡眼乎遺稿多所與羣公書問誣諉勸勉以扶正法刻大藏爲責任其爲人仕者教忠顯者教退亢者教謙競者教恬根氣濡弱者醒之以月愛情塵軟煖者觸之以冷雲筆舌聰明自負宗眼者必剗其攀援搜其負墮俾命根剗斷而後已智眼分明慈心諄複熱血痛淚至今凌出于紙筆之上以方袍世外之人省邊略憂國計當貢塲款塞之日抱靖康五國之虞

人謂其披衣遠遁蓋已懸鏡今日非偶狀也明朝自楚石泐潭已後獅絃絕響崛起爲紫柏海印二大師而藏師爲紫柏之嫡子龍樹言那伽或言龍或言象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此三人者豈非龍象乎難陀跋陀二龍王護持正法脩羅將戰二龍王身遶須彌山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浪冠須彌切利天始知脩羅欲戰而嚴攻伐古來尊宿大師現身出世蹴踏天下白狀有此氣象其不狀者則騰蛇耳蜥蜴耳種性既劣威神無幾顧亦欲噓雲吸霧激海水而冠須彌焉可誣哉藏師此文皆叢殘不經意之作

方諸二老如流星之奔約芒焰驟作有聲曳其後面殷殷於天漢之間其他皆蚪珠燭火流照咫尺詎得而並之二百年來豪傑間作法運通塞文不在茲或者猶欲以餘分閏位竊竊狀議其統系佛言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可不懼哉往在武林與天界覺浪和尚明鐙夜談相對歎息其爲藏詩稿序亦出少分而浪老又順世去矣撫卷摩挲泫狀流涕者久之

虎丘退菴儲和尚語錄序

退菴和尚提正法印十坐道場息影靈巖有終焉之



志都人士以虎丘虛席敦請應緣強起人天權悅四  
衆圍繞升堂說法雷涌雲轟虎丘自隆禪師以圓悟  
的孑坐鎮此山東南叢林遂列於五山十刹輓近陵  
爨化爲歌場酒肆而師以隆師耳孫踵其法席靈山  
古寺頓改舊觀茲編則其語錄之初首也宗門自琦  
楚石後獅絃寂寥邇來馬駒蹴踏棒喝交馳刹竿號  
爲極盛而諸方耆年不能不爲師避席以其從睦州  
雲門得乎德山出頭公辨舉昭覺之渾金璞玉徑山  
之河傾漢注殆兼而有之也余鈍根盤回教海未能  
得其津涉與師游竊窺其心地光明門庭恢拓撈籠

末法尅骨點胸追魔衆之潛踪痰入藕孔吞毒龍之  
遺種橫吸海波深心弘願良欲噓鞠佛法燒焚地獄  
而後已若其箭鋒鞭影逗落咳唾中者其手中片葉  
耳隆公有云此拄杖一割割斷生法師多年葛藤有  
人於此着眼知前後阿師住此山者都從一鼻孔出  
氣庶不負點頭石拊掌一笑也濟北一宗至于圓悟  
而有隆有杲爲千古豪傑之士有宋南渡佛日再耀  
慧命克昌二公具有力焉隆之于應菴華公親承虎  
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蓋虎丘徑一燈分照遂與終  
始隆之住虎丘在紹興三四年去今五百三十年而

和尚再鎮實維其時佛懸記像末法皆云後五百年時節因緣豈偶狀哉青陽嘉魚二元老師左右面弟子也錄既成雙白居易告我昔者應菴之錄公家案窓叅政爲序虞道園稱之比于頴賓之序真淨今可無言乎今往棲昔虎丘講張魏公藏經記謂兵革鬪亂起于無明清淨回心殺氣自息魏公身荷重擔遊圓悟父子間知般若清淨法門故其言痛切如此今之君子泣和尚于此山亦有俛仰器界淡惟清淨回心之指意如魏公者乎余竊有望焉若案牘之于應菴白鶴夜談縱橫辨論而後以楊岐一宗相許則非余之所敢當也是爲序

寄巢詩序

石林源上人吾里中清淨僧也喜獵外典好苦吟余每見必痛規之既歿篋中無片紙半偈淡以爲惜陸子敕先錄寄巢詩請曰源師亡矣夫子幸以一言存之余讀之終卷喟狀歎曰嗟夫陸子閱源師之逝而假吾言以存之固不若源師之詩之能自存也世之知源師者尠矣盍觀其爲詩觀其詩罕目疏節癯狀而瘦硬如其人之顙孤頤削骨格峻嶒矗出于條衣外也觀其詩偏絃短韵峭狀而淒冷如其人之琢冰

嚼雪失羣啞羊而却食仰口也觀其詩耽思傍訊  
狀而慘澹如其人之窮老嗜學吞紙以實腹而食字  
以飽蠹也嘗試與子摩挲遺卷旋目而思之扞衣反  
手巡檐覓句篝燈撥火抱膝孤吟風酸雨暗則壁蛩  
啾啾月白漏殘則梵猿呼應彼上人者鬚眉談笑顯  
顯狀在吾眼中又豈待余言而後存乎杼山南岳之  
徒不作經樓應制之俗習流染于緇衣其尤熾狀者  
開堂頌古千偈瀾翻陳羹糲飯所在塞屋此皆鳩摩  
羅什所云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者也寄巢  
之詩蔬筍也鰾魚也春餘之孤花睡夢之清磬也

標殘編於斯世用以息嘈囂典忍陸子之微意又  
在於此往有比丘學詩于余余教以適山情助禪悅  
埽除一切詩偈毒蜜以灰香淨滌而後可比丘笑曰  
漢人適吳啖筍而佳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簣  
而不熟語其妻曰吳人欺我如公之云人將笑我爲  
煮簣也余舉羅什之言以復之且正告曰子苦吾之  
教子以煮簣固也不尤愈乎教人嚼飯者飽嘔噦之  
唾餘而果腹以相誇耶其人慙懽而去間舉似源師  
爲破顏一笑并書之以爲序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

序

贈谷愧菺序

客有問於余曰谷子愧菺游于子之門久矣谷子何如人也余曰其為人也易直子諒好學強記不吐不茹斷斷侃侃如也縱橫葛儻口有觸而筆有玦排難解紛急人之阨甚于己當夫函矢交攻水火薄射辨者詘勇者困谷子揚眉抵掌片言立解已而掉頭徑去不復返顧谷子之去今人遠矣殆古之奇士也余信斯言也谷子當經奇自命胡以少為書生老而

不少休尋行數墨螢乾蠹朽古之奇士固如是乎余  
曰居吾語汝古之爲士者以經天緯地則奇以守先  
待後則奇以謀王斷國則奇非謂夫矯尾厲角四目  
兩口嶄狀自異而目爲奇士也官守職士守道士之  
有經學也猶耕之有畔織之有幅也良農不失畔紅  
女不失幅士羣萃而州處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士服舊德工用高曾四民各  
得其所教化行而風俗美恒由于斯谷子則旣爲士  
矣環堵之室一畝之宮離經而辨志讀書而續言循  
其所以爲士者而老焉磨硯將穿退筆成冢丹鉛甲

乙著書滿家求其所以爲奇者而不可得也此谷子  
之所以爲奇也且谷子之說詩也不但勾稽訓故爲  
帖括之先資而已發凡起例大書特書一曰天子採  
詩之意二曰諸侯貢詩之意三曰太師陳詩之意四  
曰邦國朝廟歌詩之意五曰夫子刪詩之意六曰吾  
人誦詩之意循覽風雅彙纂始終兔園之冊蠅頭之  
卷三才五行之道隱約具焉谷子而不奇也烏乎奇  
谷子吳人也而家舊京于論鼓鐘于樂辟雍三百年  
人文禮樂于谷子之書有餘思焉詩曰豐水有芑武  
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百世之仁也谷子而

非古之奇士也其將不得爲豐邑之周士乎哉谷子  
曰琳也欲乞言于夫子久矣微客之抃我也無以發  
子之緒言請書之以爲贈

贈別施偉長序

宋行都在臨安陳同甫訪辛稼軒酒酣抵掌縱談東  
南形勝同甫霑醉解廐中駿騎馳去不復執別英雄  
聚首歷落俊邁之氣可以想見野史流傳謂同甫把  
持稼軒語厚有要取此奴婢市僧之語豈足道哉司  
馬德操語龐德公妻子徐元直向云當就我德公談  
不知三人所談何事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

下吾謂三分籌策彼二人當促膝及之而諸葛得聞  
其緒言惜乎班荆畫灰之語未有能傳之者也今年  
中秋棲虎丘石佛院僧牕隱几日抄首楞嚴數紙吉  
州施偉長不遠千里過訪映門窺之鬚眉落落照人  
坐而與之談知其奇讀印竹數編籠挫天地鉤索物  
變抑塞磊落光怪側出則益奇退而自惟少壯輕俠  
屈指三國人才泊辛陳輩流輒掉舉思出其間今敗  
絮蒙頭煨飯折脚鐺邊偉長經奇男子視我如雞窠  
中老人撫摩歎息不亦傷乎偉長投筆從戎佐中湘  
戎幕指揮能事崎嶇嶺嶠突冒鋒刃身世鈎瑣心迹

物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盤牙輪困離奇悉于詩文發之越裳祥柯作我綸邑  
日入之部歸日出至夫豈其度滄蘭爲他人乎南枝  
北戶予前却何其憂煩鬱紆促數詘詰也崑銅告  
我曰施偉長今之孔北海陳龍川也余嘗謂孔北海  
論盛孝章書援引公羊大齊桓公之文磨切魏武異  
時論漸廣此爲質的墓門征西寢舜禹之事文舉之  
功偉矣龍川之書葉水心所謂夫子使執政召問何  
處下手者至今炳爛天地間彼所論趙九齡次張之  
徒得其一士可以方軌橫鶩而况于同甫乎狂烏冠  
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士負不羈之才值捨攘之運  
其與夫纖兒怪魁詭銜竊轡者誠何以霜降水落金  
銷石泐茫茫禹跡是有北海輩流挽仰撐柱耳偉長  
行矣聘名驥于脩途何所不至自今以往使幹才諷  
說之士謂天不足于東南地不足于西北而私憂竊  
歎者皆偉長輩之恥也秋風蕭肱魚龍寂寞游子何  
之老人仍入雞窠中矣于是遂筆敘言抗手而別乙  
未歲九月朔日虞山年家蒙叟錢謙益奉贈蕪湖沈  
昆銅南昌徐巨源皆偉長一流人也出吾言脉之以  
爲何如

贈別胡靜夫序

往余游金陵胡子靜夫方奮筆爲歌詩介甫之以見  
予予語茂之是夫也情若有餘于文而言若不足于  
志其學必大非聊爾人也爲序其行卷期待良厚別  
七年再晤靜夫其詩卓朕名家爲時賢眉目余言有  
徵矣今之稱詩者掉鞅曲踊號呼叫囂丹鉛橫飛旗  
纛竿立撈籠當世詆譎古學磨牙鑿凶莫敢忤視譬  
諸狂易之人中風疾走眼見神鬼口吞水火有物馮  
之憎不自知已而晨朝引鏡清曉卷書黎丘之鬼銷  
亡演若之頭具顯試令旋目思之有不啞朕失笑乎  
靜夫屏居青溪朴門汲古不役役于榮利不及汲

于聲名翛然退朕循牆顧影其爲詩情益淡志益足  
蜜邇自娛望古遙集視斯世喧逐訾警非有意屏之  
道有所不謀神有所不予也嵇叔夜曰非淵靜者不  
能與之閒止劉子曰客情旣盡妙氣來宅靜夫其將  
進于道乎不徒賢于世之君子也靜夫屬余序其近  
詩且不敢自是乞一言以相長余聞之古之學者莫  
先于不自是不自是莫先于多讀書余自喪亂以來  
舊學荒落已丑之歲訟繫放還網羅古文逸典藏弃  
所謂絳雲樓者經歲排纘摩娑盈箱插架之間未遑  
于雜誦講復也而忽已目明心開欣如有得劫火餘



物齋不學集 卷二十一 五  
燼不復料理蓬心茅塞依狀昔我每謂此火非焚書  
乃焚吾焦腑耳南海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  
之久之忽能識字蓋聖賢之神理與吾人之靈心熏  
習傳變所謂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非人之所能與也  
多讀書深窮理嚴氏之緒言也請以長子雖狀兔園  
村夫子腐談長語古今神奇靈异不出于此非吾靜  
夫弗敢以告也趣與靜夫言別聊書此以附贈處之  
義少陵之詩曰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吾之有望于靜夫者遠矣它日將重序其詩文無累  
書不敢恤也則請以斯言爲徵

贈程穆倩序

新安程子穆倩能詩能草書能畫能篆刻蕭森老蒼  
迢狀有異眉宇深古視下而念沉處治不媒進處亂  
不易方余語穆倩吾行天下求見一異人不可得子  
始其人歟穆倩曰還何敢當異人蓋嘗見異人者也  
少貧病憂歎遇異人于天目之巔摩頂慰我旣壽而  
昌且有千人口六譯七譯晉王之記中年得右軍金  
剛六譯石本康強生子夫子目我有異殆爲是歟余  
告之曰所爲異人者以其異于凡人也彼旣異乎凡  
人矣凡人安得而見之凡人而得見異人則亦未可

謂之凡人也。閻浮提世界臭氣上熏于天八萬餘里。凡人啄腥吞腐沈浮屎尿獄中應真靈仙自在人世。彼安得而見之子之面目不爲閻浮提臭穢所抑沒。故異人亦得而見子子之爲異人不爲凡人也。審矣。雖朕吾將有以開子子于般若之緣熟矣。故異人以六譯七譯界子而懸爲之記。子之能詩能畫種種世智皆從般若智海中流出。子能以是種種世智迴向般若則種種世智皆深重般若也。華嚴法中圖書亦正教量印璽亦是現量。何言智慧輕薄哉。異人者知般若宿緣故以緣記弄引市兒以千金寶珠博搏黍之飯。人爭笑之。康強多子。人世間搏黍之飯而般若尊重豈但千金之珠。異人之識其不以此易彼亦明矣。昔人嗤王烈持洞章茫狀不能讀。韓退之文其詞曰：我自屈曲住世間，安得隨汝巢神仙。夫以般若之尊重七寶牀黃金牒之所守護，子旣不請而得之矣。顧乃茫狀羅縷比于下界之洞章，可不惜哉。凡吾所言者皆異人懸記之所未及，或引而不發，懸其緒言以待我也。余凡人也，身不得見異人而能知子之爲異人，又能發異人之所未言，以開子狀則世之凡人亦多矣。安知其中遂無異人也耶。

贈愚山子序

愚山子非地師也而以地師游人間人有與語地理則應嘉定侯廣成久殯未克葬愚山子歎曰安可使忠臣之骨暴露原野躡蹠二千里相視吉壤絮酒哭奠而去既訪余小閣中指點烏目山來脉瞻仲雍齊女葬處不及他語余乃布席函丈而告之曰茫茫堪輿有大地理當明者二焉子知之乎華藏娑婆洋在佛典其近而有徵者南瞻部四國也傳稱南印度爲象主東脂那爲人主西波斯爲寶主北獫狁爲馬主吾絜攷之唯南東二主而已他非與也阿耨達池之水自香山南大雲北流爲四河漉流地下出積石山爲中國之河源循雍南北徼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爲中國之南河北河印度爲梵天之種佛祖之所生脂那爲君子之國周禮之所化南日月邦東曰震旦日月照臨禮教相上波斯輕禮重貨獫狁曠暴忍殺區以別矣安得曰葱嶺以西竝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鄉僂指蕃例爲國將點梵亦濫名南國之鄰于西也南之膏也九州十道並爲禹迹燕代迤北雜處厥後茹血衣毛奄有中土孤竹咸事剪除皆馬國之雜種幽冀之部落東之偏于北

也東之劫也南居離位東屬震明爲陽國西北則並陰國今儼狀稱四主焉何居陰疑于陽必戰易之所以有憂患也此大地理之當明者一也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乃至東循塞垣抵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乃至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也自晉以前秦雒爲中夏淮楚爲偏方南紀微而北紀獨尊自

晉以降幽并則神州陸沈江東則一州御極北紀潰而南紀猶在雲漢升降之氣會地絡而交列宿者其乘除若是異與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之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爲之首也日月五星起于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我國家鍾祥受命實星紀斗牛之次塗山玉帛之後數千年來貞符在茲洪武中詔修清類分野書以斗牛吳越分爲首而尾箕幽燕之分盡遼東三韓最居其後以是爲雲漢末派龜魚之所麗而北紀之所窮也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所謂北戒爲燕門南戒爲越門者不益深切著明與此大

地理之當明者二也昔者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西極君子大其事文中子作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曰江東中國之舊也君子與其志子之于是二人也其將安居愚山子仰視河漢笑而不答客有識之者曰此南城徐芳仲光也其爲人也蒼蒼涼涼孤行子立有崖山柴市之忠而不爲將相有西臺智井之節而不忍稱遺民作爲文章奇詭感盪以李翱張籍自命而就正于吾子徒以地志星盤雜狀扣擊焉則固矣余亦笑而不答于愚山子之行也書其言以爲別

送南昌丁景呂序

萬曆中南昌丁公守太倉招致名士鏃礪其子伯勉師邵茂齊友黃經甫姚孟長吳人至今傳之今年春伯勉弟時之持詩文卷謁余讀其贈從子景呂之文曰虞山先生今之昌黎廬陵也子適吳爲我過而請焉余爲慙沮齒戰不能句稍定進曰先兄伯勉之子也奉其父之墜言思納屨門下久矣孟冬景呂至樞衣奉手如其父叔之云爲余言伯勉從茂齊諸人譚余童年事甚悉不啻連袂接席也伯勉偕經甫屬文竟日成十章余心少之日中而援筆如其數茂齊曰子才足兼二子吾猶欲子之移時驕二子之移日

封題詒伯勉景呂言伯勉晚猶藏弄篋衍時時出示  
子弟以吾童稚時拋磚浣壁之餘猶爲人矜重如此  
自顧其聰明不逮老將至而耄及淹留無成爲可惜  
也昔者蘇子瞻目歐陽公爲天人而謂人之稱已或  
以爲勝之或以爲似之者皆妄古之君子推前哲而  
跂踵焉者有師匠焉有分齊焉非苟爲傾挹而已其  
有趾高目長而易視古人者非狂則愚也余以膚陋  
末學猥當昌黎廬陵之目每一念及中執毛豎嘗執  
簡以序時之之集愧汗刺促掣筆而中止者數矣今  
于景呂之文亦狀江右二十年來徐巨源席帽書生  
尸盟文壇時之獨能與之馳騁上下巨源沒景呂以  
渥洼家駒挾轂相伙助父子間才華光氣燄燄牛斗  
旁而余方遲暮學佛撥棄文字引而自廢固其所也  
于景呂之行也不能無一言以復于時之爲道其所  
以不克爲序之故以自解焉朔風飄蕭解裝把酒爲  
時之道余老態間搜伯勉遺笥故紙漫墨包裹珠絲  
中相嚮而笑是夫人童蒙而白髦今所謂高文典冊  
災木而黔石者皆篋中之餘波也聞譽而駭如爰  
之聽鐘鼓不亦宜乎旣而曰繼自今吾黨學子  
以昌黎廬陵爲口實虞山之行也載此一言以反爲

物齋有學集卷二十一  
不徒矣

送方爾止序

崇禎辛未爾止謁余虞山別十四年而有甲申之事今年癸卯自金陵過訪又二十年矣爾止初謁余甫弱冠才氣蠡涌獵纓奮袖映蔽坐客余年五十罷枚卜里居天下多事意氣猶壯今爾止蒼顏皤髮歸狀爲遺民宿老余衰殘荒菘病臥一榻執手欣慨言可極耶余向苦半聾今特甚用稚孫書版畫字如隔重譯因語爾止楊子雲方言記生而聾者爲聾雙聾者亦爲聾聾之甚爲聵吳楚之外郊凡無耳者亦謂之聵聾者無所聞常聾耳也聵者言一無聞者也老人掩耳不欲側聞世事聾耳之云吾知免矣刑天之神以乳爲日以臍爲口猶能操干戈而舞吾之無耳也庸何傷爾止笑顧稚孫酌酒引滿觀其意未嘗不愀然閱余也家貧不能留千里客爾止將卒卒別去古之人莫重于離別行者曰何以贈我居者曰何以處我爾止之訪余也告于其友其友孫豹人賦詩以張之今其還也余可無言乎竊怪喪亂以來詩壘日盛隋珠崑玉所在抵鵲獨于爾止詩日開心折以謂得少陵之風骨淡知其阡陌者一人而已點定龔山詩

一卷貯吾多集中爾止視而笑曰針師之門故不妨有賣針兒也余益自信爲不誣矣往者奉先生長者之緒言有志別裁僞體採詩之役小有題評晚耽空寂漠然如啗雁啞羊矣而世之過而問者南箕北斗旣虛相薦樽左獲右虎又互相排笮譬之孤軍疲馬當四戰之衝致師摩壘者交發迭肄雖復深溝高壘猶未能解甲堅臥也今將奉爾止爲渠帥淮陰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拔趙白幟樹漢赤幟若反覆手耳自今以往余可以仆旗臥鼓壹意于禪燈貝牒之間豈不幸哉人亦有言虎帥以聽誰敢犯子爾止行矣文章自有定價無多讓中原豪傑將有捧盤而致脍者以余言爲乘韋其可也余無耳之人也與聞盛事猶能執干戚而舞又何恤乎子雲老不曉事以聳耳相訾警哉

馮亮工六十序

吳門馮君亮工以博士弟子從事中丞幕府故中丞閩中鄭公待以殊禮用年勞敘題福建游擊今不書書文學貴之也何貴乎馮君君少以純孝聞割股療父母至再經明行修兼通法比在幕府常引大體參所匡正制府議辟五十人力請覆案平反幾半已亥



秋京口潰宵人密上變告吳人翻城謀叛法當屠主者且恚且懼刃將斬矣君泣血扣頭白狀以闔門百口力爭事得解又四年君年六十家姪素昭同事戟門具知本末歎美其子孫多賢食報未艾請余爲祝嘏之辭生辰祝壽之文非古也如君之爲不可莫之表也余聞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天地之心也是以好生而惡殺殺者非他也殺吾之心而已矣殺天地之心而已矣殺一生卽自殺一心殺兩生卽台殺兩心殺百千萬億生卽自殺百千萬億心心心相刃剝剝相剝化其身爲百千萬億身化其生爲百千萬億生累世歷劫以償之而業報不可終窮彼一人也以方寸之管尺幅之紙欲盡殺吳城百千萬億之生命吳城之生命未必盡于其手而彼之自殺其心也則已累世積劫而不可償矣君子之爭是舉也良不忍自殺其心非望報也而天地鬼神其捨諸乎史稱何比干與張湯同時用法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以千數天帝使老嫗賜策曰公有陰德帝賜策九十九枚子孫佩印綬當以此算袁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二書生言葬此地當世爲三公後爲楚郡太守寧楚王英反獄條出無明驗者四百餘家子孫世爲宰

相如書生言老嫗賜比干策于後書生指安地于前  
其仁恕好生爲上帝所佑助則一也孔子曰仁者壽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佛典廣言因果吾儒經史臚列  
詳悉豈待觀地獄之變相狀後使屠兒擲刀耶余祝  
馮君以漢何袁二氏爲左券覽斯文者可以旌潛德  
誅隱慝導天心迎生氣聳善抑惡較之春秋亦舊史  
載筆之所有事而非以爲佞也

贈覺浪和尚序

余老歸空門龕涉教典根器鈍劣了不知向上一着  
一時尊宿開堂豎拂都不叅請台笑如城東老母獨  
不見佛有目余不喜宗門作夜郎主崛起者不復置  
辨頷之而已今年孟夏會覺浪和尚于武林數年相  
聞握手一笑觀其眉宇疎疎落落如有一往冰雪之  
韻沁入人心腑間退而繙其書得其與吾友梅長公  
問答一則快讀一過殘燈明沒霍狀如電光得路愈  
讀愈快亟呼自釀榘酒澆之乃就寢長公常問和尚  
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救  
濟請明白提醒勿以機鋒見示和尚以手作圓相曰  
國初之時如一錠大元寶相似長公疾呼曰開口便  
妙了速道速道和尚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斬碎來

用却塊塊是精的人見其大好乃過一爐火攪一分銅是九成了也九成銀還好用再過第二手又攪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後攪到第三第四乃至第七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氣矣長公曰朕則如何處之和尚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并付與大鑪火烹鍊一番銅鉛錫鐵都銷盡了朕後還他國初十分本色也長公曰如此則造物亦須下毒手也和尚曰不下毒手則天地不仁造物無功而天地之心亦幾乎息矣長公與李孟白諸老相顧歎息曰不知吾輩還能跳出此造化一番鑪錘否嗚呼長公

不可作矣有情世界已經大火輪猛利烹鍊神焦鬼爛邈狀如昆明劫灰矣長公與和尚問答公案尚在紙上如見鬚眉如聞歎息長公精靈男子目光如炬安知爾時不在天宮寶地中奮髯捋鬚與八十老人挑燈酬酒相春應和乎和尚又嘗示諸門弟子曰天地古今無空闕之時無空闕之人無空闕之事無空闕之理自古聖人不違心而擇時不捨事而求理于天下之事是吾本分中事以古今之事是吾當狀之事所以處治處亂處吉處凶皆是心王游衍大中至正之道今人動以生不逢時權不在我爲恨試問你

天當生箇甚麼時處你纔好天當付箇甚麼權與你纔好我道恨時恨權之人皆是不知自心之人故有恃天自負之恨又安知生生死死升升沉沉皆是已業力哉你不知自心業力強弱不看自己種性福德智慧才力學行造詣機緣還得中正也無却乃恨世恨時恨人恨事且道你天生你在世間所作何事分明分付許多好題目與你做你沒本事自不能做如世間庸醫不恨自己學醫不精却恨世人生得病不好天當生箇甚麼好病獨留與你醫成你之功佛祖聖賢將許多好脉訣好藥性好良方好製法留下與

你你自心粗不能審病診脉量藥裁方却怪病不好治豈神聖工巧之醫哉你不能醫則當反諸己精讀此書溪造此道則自朕神化也果能以誠仁信義勉強力行向上未有不造到聖賢佛祖地位向下未有不造到英雄豪傑地位今夫果知有此則自不敢恨生不逢時權不在我自爲暴棄之人也和尚此一番熱喝痛棒與凡人聞之言下不汗下心死死而不能復甦者此則風痺不知痛痒與死人無異者也世人眼孔如針聞說睦州陳尊宿將一草鞋挂城門止巨寇之兵鄧隱峰擲錫空中解吳元濟兩軍之鬪舌吐

不能收以爲都無此事我觀和尚此番提唱便可使  
大地平沉虛實粉碎睦州之鞋隱峰之錫便當從舌  
根筆尖上取次涌出始懸崖撒手人實有此理人實  
有此事非爲現通非爲表法人自看不到信不及耳  
和尚携新刻諸書眎予命爲著語余于是中信手拈  
出作爲贈言或挂壁間或鑱木上使見者聞者身毛  
皆豎皮膚脫落庶不負和尚師子一吼亦不負余與  
和尚覲面相對一片婆心也或曰和尚囊括宗教叅  
同儒傳多文廣義浩如烟海今之所舉者非其要也  
譬諸市兒之博易輕金錢而重博黍不已慎乎余曰  
善哉是言非吾所能及也此義文長付在來日姑先  
書之以復于和尚

贈雙白居士序

余每觀慧遠法師念佛三昧詩序西方誓文迢狀飄  
雲衣汎香風悵津寄之末由去年脚氣作苦繙沙門  
抗禮五論兼與桓玄往復書問愾歎其抵突凶渠權  
柱名教爲著論以剖之而未詳也太元中遠公考室  
廬阜授詩義于周續之雷次宗又與次宗講喪服傳  
論詩考禮蔚爲儒宗旣而劉遺民宗炳張野之徒不  
命景集息心誓期卓其金口木舌泐音雷震要以忠

孝爲根本迨乎元興蒙塵永始僭逆三辰五常孤懸一綫朕後抗詞奮筆大書特書于五論之末簡千載而下樓煩之春秋凜于秋霜而諸賢之志義亦與之俱白嗚呼忠孝佛性也忠臣孝子佛種也未有忠臣孝子不具佛性者未有臣不忠子不孝而不斷佛種者遠公以此爲師諸賢以此爲資故曰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子也柴桑望古遙集不忘三畏荆軻之志康樂送心正覺終抱子房魯連之恥忠孝一脈如水行地中泱流旁涌初無異派而俗士以聞鐘種蓮爲口實不已愚乎雙白居易老困逢掖身爲遺民好從靈巖遊棲一瓶拂之下羹藜啖菽終已不顧余老書生不知佛法竊以謂居士忠孝人也是有佛性不斷佛種人也委心靈崑不惜布髮掩泥師弟子之間淵源稟訓必有不愧于先古者余固無從而扣擊也哀哉今之師弟子亦談宗亦說戒戲鼓排場尋蕪慕羶白衣幅巾授記付拂之徒眠姪譴謾屙尿嬉獐皆偷兒市駟所不屑爲而軒朕自喜曰佛性如是也禪機如是也一切解脫鑊湯鑪火不煑般若也莊生言儒以詩禮發冢今宗家師弟子以佛法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動矣事之何若法界昏墨久之顧瞻東方未

有精色金椎控頤情無畏忌其將若何吾溪幸居士  
之免于是一也并爲其師幸焉癸卯中秋居士六十初  
度諸士友請余文稱壽聊書此以復之山牕柳池中  
秋光如水我宿東坡肉君沽東林酒相向醉飽頽朕  
放歌顧問童子向紙上殘墨云何云已拭膿涕久矣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二終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三

序

黃甫及六十壽序

余嘗謂海內多故非纖兒腐儒可倚辦得一二雄駿  
奇特非常之人則一割可了兵興以來求之彌切而  
落落不可見既而思之召雲者龍命律者呂今吾以  
媮懦遲緩蚩蚩橫目之民而訪求天下雄駿奇特非  
常之人翳雉媒而求龍友其可幾乎已丑之冬逼除  
閉戶黃君甫及自金陵過訪寒風打門雪片如掌俄  
爲余張燈開宴吳下名娼狡童有三王生取次畢集

清歌妙舞移日卜夜酒酣耳熱銜盃憶歎余擊壺誦  
秋風豪士歌賦四詩以紀事余自此眼中有一人矣  
甫及自金陵歸淮安余再過其居疏窗祗室左棋右  
書庭竹數竿自汲水灌洗有楚楚可憐之色名謁刺  
門賓從填塞軒車之使彈鋏之客游閒淪落之徒奔  
趨望走如有期會甫及通行爲之亭舍典衣裳數券  
齒傾身僂力皇皇如也太史公稱鄭當時置驛馬請  
謝賓客夜以繼日其慕長者如恐不稱甫及庶幾似  
之客或謂余是何足以名甫及甫及以身許國持符  
節監軍事磨盾草檄傳籤束伍所至弭盜賊振要害

風雷雨雹攫拿發作於指掌之中一旦束身謝事角  
巾歸里削鋸逃影竄跡氍毹衣中眉睫栩栩狀不  
可辨識是何足以名甫及哉余觀驪山老姥三元甲  
子陰符秘文知天地翻覆木生火尅之候士之乘殺  
機而出者往往翁忽闕現使人不得見其首尾陸放  
翁紀靖康城下之役姚平仲乘青驢走數千里隱于  
青城山而南渡後如張惟孝龍可趙九齡之流所舉  
不就安知其不遁跡仙去如其不去則毀車殺馬棄  
甲折箭出入市朝相隨鬪雞走狗間人固不得而物  
色之也季咸有言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之余



物齋存學集 卷二十三  
何以相甫及哉明年二月甫及六十初度之辰也江  
淮之間俊人豪士從甫及游者相與烹羊擊鮮合樂  
置酒于時風物駘蕩草淺弓柔長淮湯湯芒碭千里  
覽淮陰釣游之跡詠聖予留腹之篇殆必有踟躕迎  
却相顧而不舍朕者于是相與謀曰知甫及者莫如  
虞山蒙叟盍請一言伸寫英雄遲暮之意爲甫及侑  
一觴乎余自顧常人也何足以張甫及者授簡閣筆  
茫狀自失者久之衆君子聞而笑曰吾輩舉常人也  
則已果以爲非常人也則何以斂眉合喙而乞言于  
叟叟之善自譽也亦侈矣哉有酒如淮請遙舉大白  
以浮叟而後更起爲甫及壽笑語卒獲而罷

李秀東六十壽序

秀東李君遼左豪傑士也崇禎丁丑謁余于貫索之  
中神觀駿發視精行端灑朕心異之與之規輿圖講  
戰守畫沙聚米方略并朕慷慨定交以懸車束馬相  
期許余放還久之君亦蒙恩東歸旣而山河陵谷執  
手兩都追理昔夢如令威化鶴歸語時相顧潛朕泣  
下也君故與懷順爲肺腑交合府以尚父禮之粵藩  
初開軍府草創經營幹辦役不告勞于戈載地創殘  
滿目君推廣德意奪民庶於劔鏃刀尖之下而與之

項領待士大夫有恩禮官嶺表者以懷藩爲冬日君  
有助焉余衰病里居數十里問遺者三族孫爲粵憲  
君以余故提携補救俾得遷除以去而卒不使余知  
其爲長者如此以君之器資魁傑不獲建高牙樹大  
纛自致風雲而卒能託附知己借箸幕府以發攄其  
蘊藉譬如神龍能函天地能如蠶蠋一鱗片甲風雨  
自出其龐狀朽狀大而無當者則土龍而已矣李衛  
公布衣時射獵靈山昏夜寓宿借大符行兩瓶中水  
洒馬鬃才一滴而人間雨盈尺矣此與腐儒小生鑽  
故紙飾竿牘窮老盡氣不能越磨驢一步者豈可同  
日道哉君今年春秋六十大哉王君君故宗兄也請  
余文以稱壽不知余故樂道之也爾雅釋九府曰東  
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君所以自號秀東  
也西方如來所止在福城東東羣方之首亦啓明之  
表自東之南順日月轉隨順善分之法也秀東東人  
也而爲德于粵東豈非福城東向隨順福德之象乎  
東方爲木木爲仁爲發生君五十舉二丈夫子皆岐  
嶷可喜仁心爲質應東方陽生之德後福未有艾也  
此則老人所爲援引經義爲君介一觴者也

矐目篇贈華徵君仲通

周室東遷後垂二百年 交侵三綱淪替生

也俚俚乎無所之胥天下皆瞽人矣孔子出作者

以相之左目日右日月視為晝瞑為夜故曰聖人者

時人之目也吾于斯世得二瞽人焉春秋未作得

人焉曰師曠詩不云乎蠢爾荆蠻大邦為讎齊桓公

以懸車束馬之餘威憑陵方漢膠舟之間委諸水濱

子野一瞽工耳驟歌南風知楚師之不競何其神也

管夷吾死楚氛蔽華夏胥天下惟師曠為有目焉得

瞽春秋既作得一人焉曰左丘明史不云乎丘明失

明厥有國語言天道徵人事採毫末貶纖介如抉目

之金鑱如照世之玉寶左丘明恥之孔子蓋三歎焉

孔子時人之目也左丘明以孔子為目者也萬古長

夜春秋復旦魯君子之四目至今炯如也焉得瞽由

是推之自春秋已後二十餘年暴于秦亂于五 僭

于 稽天吞日萬倍荆蠻于其中不瞽

不盲者有幾人哉瞽者兩目眈矣猶恐人之一目眈

也汲汲狀思厚其膜滋其眵又集矢以中之胥天下

拍肩取道而役已秦始皇之子高漸離畏忌而矐其

目亦猶是也雖狀始皇矐漸離之目自以為無患矣

近不能矐胡亥趙高李斯之目遠不能矐陳涉吳廣

劉季項羽之目所謂千秋萬世傳之無窮者亦終如  
瞽者之模象歸于何有則亦可爲一笑而已矣梁谿  
華仲通懷文抱質魯君子之徒也不幸而有喪明之  
疾鉛槧筆削尊周王魯未嘗一息而忘春秋之志也  
居環堵之室咏歌先王之風曳杖抱膝聲滿戶牖徐  
而聽之泣銅盤彈翎雀湫乎攸乎如師曠之驟歌南  
風而有餘思也仲通居瞽瞽之世以有目取憎天之  
矐其目也所以全仲通也屏居內視玄覽中區目光  
如炬庶幾半頭天眼此人之所不能憎而天之所不  
能矐者也雖有百始皇如仲通何吾于師曠丘明二  
瞽之後竊取仲通以配之曰此宇宙間三有目人也  
不亦可乎仲通今年六十人爭引唐張文昌以城南  
復明爲祝而余則誦元遺山之詩曰無窮白日青天  
在自有先生引鏡時以爲天之所不能矐者復明與  
否非所急也作矐目篇以貽之

歲星解壽薛諧孟先生六十

歲星者昆陵薛諧孟先生之自號也客有問于余曰  
諧孟爲方山先生之京孫京臺先生之孫處爲醇儒  
出爲良二千石脫屣富貴蜚遯流俗天下之人望之  
以爲秀出天外不可梯接乃旁視遠引自比於俳優

放蕩之東方生不已遼乎予笑而應之曰子不能知  
方朔安知諧孟子不見方朔之諫籍鄢杜盤屋陳秦  
階六符乎子不見方朔之止董偃置酒宣室請燔甲  
乙帳却走馬乎子不見方朔之設客難論非有先生  
好學樂道稱勵人主乎班固以爲應諧似優不窮似  
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蓋庶幾能言其梗概子之知  
方朔也淺矣諧孟之知方朔也淡矣方朔當炎德方  
興海內全盛依隱玩世詭時不逢處諧孟之時則又  
難矣掉頭拂袖脫略儒墨或歌或哭亦棒亦喝方諸  
方朔亦猶夫割肉大官射覆窶數排場假面於諧孟  
何有哉傳稱方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游人中以觀  
天下而韓退之之詩則曰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訶  
偷入雷電室輟較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衛官肋呀呀  
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吾不知諧孟之在今日也  
其將上應福神順指帝車徵瑞于斯世乎抑亦將狂  
掉雷車瞻相北斗作狡獪于人間乎吾聞之木神則  
仁歲星于五行爲木于五常爲仁所在受福犯之則  
凶故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諧孟仁人也木  
神之占諧孟當之其必不忍睥睨簸頓百犯不科而  
坐視生人之在塗炭也天官家言歲星自北而南明

物類彙編 卷二十三  
歲將替吾儕小人得借其餘分閏氣高眠飽食度長  
時而樂餘年惟恐斯占之不得當也如子之云諛聞  
隅見將不免郭舍人之呼暮而又何覩縷爲王子雙  
白聞而笑曰善哉吾非瞽史安知天道薛先生今年  
六十矣于其生辰爲壽請郵致斯言也以與之飲酒

黃子羽六十壽序

余自通籍後浮湛連蹇強半里居子羽負笈來相從  
風晨月夕懷鉛握槧周旋于漁灣蟹舍之間爲最久  
比余閣訟罷歸子羽各行卓然應公車有道之徵出  
領符竹所至有善政喪亂之後解組求歸和光銷聲  
處荒江寂寞之濱凡十餘年而今年已六十矣憶初  
識子羽時年才踰弱冠風神娟美眉目如畫汎澧湘  
之崇蘭濯靈和之春柳朗朗如玉山瑤林秀在人外  
不可梯接今卽而視之長眉蒜髮面如削瓜顴隆齒  
削儼然如老禪和凝目旋思向日之子羽膚神標格  
宛然猶在目中如掩故鏡如理昔夢茫茫不可復卽  
矣以子羽之英妙俛仰爲老成人余長于子羽十有  
四年其衰殘篤老又當何如每一見子羽輒自歎也  
余讀佛頂經波斯匿王白佛自稱頽齡迫髦髮白面  
皺沉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爾時匿

王之年視子羽才過其二余與子羽撫今視昔匪王  
一席之談正爲吾輩寫流年圖耳嗟乎回也見新非  
昔梵志白首猶故昧者沉淪乎舟壑知人違害于曉  
毛以昔人觀河之見喻今時交臂之跡年往形隨百  
齡一質不于此時識質趨而悟遷謝又奚待乎余以  
九歿餘生皈向空門貝葉香燈誓心送老而子羽精  
練教觀一意脩香光之業遠公論念佛三昧以謂思  
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淵凝虛鏡靈相湛  
一子羽恬和寡營蓋天性近之昔人以旅人歸人說  
喻生歿如佛言三界旅泊諸凡流浪生歿宛轉六道  
皆弱喪不歸之人也子羽令于蜀守于瀾銅馬西躡  
長秋東巡弓刀擊戛血肉枝柱眈朕弱質得全于狼  
牙虎吻之中斯亦天之幸民世之所謂歸人者矣今  
也束身淨業飛心佛圖以樂邦聚在此時風波鼓怒  
魚龍攪擾視向者蜀山瀾水劫濁初起始有甚焉于  
此時息心克念淨信往生東林西土涌現几席所謂  
如遠遊人明了其家所歸道路視昔之得歸也悲欣  
交集不尤有大焉者乎子羽誕辰在六月余與僧石  
林隱人潘猷夫期以高秋往賀稱黃花晚節之觴會  
有師命羽書旁午未敢行也江干海滢赤白交馳獨

印溪一牛鳴地花藥分列蘭玉茁長禪誦蕭閒歌詠  
間作豈非此世界中四禪地三災所不及者耶古人  
有言吾能違兵子羽方高眠緩步享長筵壽豈之樂  
而余顧掉眩自屏如子美云垂老惡聞戰鼓悲非通  
人所與也念四十年師弟之誼不可不舉一觴聊次  
序其言以發子羽一笑并以道不能往賀之意

孫子長微君六十壽序

子長年十五入學鼓篋老師宿儒閣筆避坐二十為  
大師都講振衣升堂貴介胄子踧踖夏楚久次易言  
膺貢大廷擢上第選擇為李官為宋遺民引見

教授諸生戶屨日滿盟壇擣石經誦流聞有叔氏之  
遺風焉其為人珪璋特達訾笑不苟顧不為崖岸嶄  
絕之行兔園之師驅身之子促膝引手人人得至其  
前長歌疊韻卽事口占駢花綴葉流傳詞苑臨文命  
筆退狀不勝遇榦林小生未嘗不執翰請益也今年  
六十矣而猶有嬰兒之色老子言去子之驕氣與態  
色太史贊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余謂子長庶幾似  
之而人何足以知子長哉今人生辰上壽皆相與酌  
酒相賀要亦不能無流年逝川冉冉將至之感則余  
請為子長解之十年以來里中故人朋好長於我者



已盡少于我者職次老矣殘軀老骨獨余一人在士  
友之及門者生歿升沉奄忽萬變安居樂道燕處超  
朕如子長者殆亦無兩人也夫以十年之近鄉黨故  
舊之衆晨星落落僅此兩人不可不謂之少也當驟  
雨沈灰夜壑負趨之後此兩人者如光音天人遺種  
劫後亦不可不謂之多也世人所艷慕稱大年者莫  
如吾家彭祖自斟雉饗堯之年以迄殷末妻子喪沒  
不可稱數何況于耆年父老不得已而吞雲母御采  
女聊以慰長年而伴子遺亦事之無可奈何者假令  
彭祖而在及見吾與子長晚晚因依阡陌依朕由丈  
不遠追省八百年間迢朕孤獨安知其不徬徨歎羨  
乎朝菌之知不出晦朔趙簡子之悲雀蛉也齊景公  
之樂爽鳩也其致羨于彭祖一也自通人觀之彭祖  
亦猶夫人也我羨彭祖彭祖亦羨我交相羨也顧欲  
惘惘朕捨我而羨彼不已愚乎以是言爲子長壽其  
可乎子長曰善哉自今以往願以餘年假日相從於  
碧梧紅豆之間佳辰良夜劇談引滿酒後耳熱援夫  
子今日之語更起上壽大笑繫腰觀井之老人不得  
見吾輩今日也其樂爲何如

楊鳳閣壽宴序

鳳閣先生者關中之碩儒也才名蔚起少以經術魁其鄉筮仕青州廉辨肅給凜狀四知家風遭逢世變投劾歸里累徵不起更十年所春秋屆七十矣先生之猶子司理公承辟呬之訓鏃礪括羽服官於吳接武媿德吳都人士頌理公之風義咸致語爲先生壽所謂先河而後海也諸爲先生壽者論次其生平有似其家子雲其有而似之者三其不似者則一子雲好古學道默而好澹沉之思學戒盤悅文鄙篆刻先生之博雅似之清淨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先生之介獨似之當

成哀平間三世不徙官恬于勢利有以自守先王之靜退似之漢鼎乍移耆老失次子雲不免倉皇投閣先生於斯時也拂衣環堵退而咏先王之風法言所稱蜀莊鄭子真沉冥不詘隨和何以加者良無媿焉此則子雲之不似先生非先生之不能似子雲也都人士以斯言獻于理公先生聞之蹙狀不敢當理公退而問于余余曰先生有道退讓君子也昔謂子雲老不曉事過而陵之乎余嘗習乎秦之故矣請與先生爲讒記言上帝悅穆公之饗帝有醉焉錫以金篋帝有醉乎其醉也有醒時乎韓非子言昭王鈎梯華

物類不學集 卷二十三  
山采松柏心爲箭曰與天神博于此天有博乎其博也勝負孰決乎張衡言巨靈鼉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巨靈之掌今猶存乎河水至今不曲行乎請言之以譏天地酒海也謂天夢夢上帝之醉亘古今醒未解也乾坤博場也日居月諸天神之博亘古今進未償也山河國土指掌也高岑溪谷巨靈之劈蹈亘古今手足未慙也先生有道君子也望古遙集超朕蜚遁瞪目以觀帝醉堅坐以縱天博袖手以憇靈列之劈蹈于是乎列長筵酌酒燕喜公堂停杯一笑用是介壽不亦可乎無已又徵楊之故無論子雲卽關西伯起生悲夕陽歿致大鳥抑亦勞人草草天民之惶遽者耳先生寧以此易彼哉理公曰善哉夫子之言楊子故與秦之故備矣請以薦于吾父侑百年之觴

張子石六十壽序

余取友于嘉定先後輩流約略有三初爲舉子與徐女廉鄭閑孟掉鞅于詞科而長蘅同舉鄉榜鏃鏑文行以古人相期許此一輩也因長蘅得交婁丈子柔唐丈叔達程兄孟陽師資學問儼狀典型而孟陽遂與余耦畊結隱衰晚因依此又一輩也侯氏二瞻黃

子蘊生張子子石暨長蘅家僧筏縑仲皆以通家末  
契事余於師友之間子石遊閩余寓書曹能始請爲  
先太夫人傳子石攝齊升堂肅拜而後奉書能始溪  
歎之以爲得古人弟子事師之禮此又一輩也歲月  
逾邁乾坤改遷諸老墓木拱矣少壯者多歿兵間其  
存者子石年已六十縑仲又過其三向者山東之英  
妙雒陽之才子皆已皤狀宿素而余以踰七老人蹒  
跚視息昌黎有言人欲不歿而久居此世者何也子  
石六十初度謁余而請曰鴻磐之子誼思能奉雉而  
從我矣願乞一言以壽其父夫子倘有意乎余惟吳

中人士輕心務華文質無所根抵嘉定之遺老宿儒  
傳習國初王常宗近代歸熙甫之舊學懷文抱質彬  
彬可觀子石爲制科之文援據經史方軌橫鶩則女  
廉閑孟之儔伍也道古昔談經濟高冠衰衣絕出流  
俗則子柔叔達之典則也古詩今體步驟唐宋八分  
楷書規撫晉唐則孟陽長蘅之風流也以文弱書生  
伏闕上書爭窮邑三百年漕折之規不可不謂之仁  
以創殘餘息卹二瞻諸君覆巢完卵之後不可不謂  
之義斯二者有一于此已可自附于壹行奇節卓狀  
爲斯世之古人矣而况于文質兼茂如前所稱述者

乎嗟乎天之生賢才也固不欲使之虛生浮繫無所  
關於斯世也不幸而值陽九百六晦冥薄蝕之期而  
其所關於斯世者有異有以一身百口血肉塗炭而  
保之者文履善陸君實之徒也有以寸管尺幅筆舌  
嘯歌而係之者謝臯羽龔聖予之徒也士君子之處  
亂世也其身彌隱其名彌晦其係于斯世彌重世有  
臯羽聖予其人誠令與履善君實比志而絜功其爲  
斯世之砥柱則一也子石之在今日才益老志益堅  
名行日益脩世皆目爲完人而天若留爲碩果其六  
十始壽康強逢吉亦始不無所係于斯世而生辰爲  
壽之文舉不及焉則世益未有知之者也卽知之而  
亦有不欲道之者也余旣已知之矣知之而不欲道  
之者非余之志也故因子石之請而率其意以告焉  
昔宋南渡陸放翁生長兵間年九十餘有詩萬首子  
石之詩得放翁作法餘生晚景良可師法請以放翁  
爲子石祝焉其可乎子石虛和閒退弱不勝衣當不  
如放翁身老東中不免巢車望塵之感此則余雖知  
之亦不欲道之矣子石且滿引一觴并以酌我

雲間沈長公七十序

余屏居江邨雲間沈生份樞衣來謁請爲尊甫堯天

長公七十稱壽之文余聞陶九成著輟耕錄諸書摘  
葉爲紙貯破甕埋樹下十載而後出之歎其高風流  
韵二百年無繼之者及讀草莽私乘則知其頭白汗  
青志在經世卒以窮老無成而今世所傳者其瑣言  
碎事而已沈長公少爲碩儒不得志于鎖院年四十  
罷去經明行修老爲遺民蒔花種菊一區送老長吟  
短咏託寄西臺東籬之間蓋其生平志節約略與九  
成相似其悠哉抱膝感慨于輟耕埋甕之餘亦有如  
九成之窮老未就者則長公固自知之而未可以告  
人也今謂二百年來雲間無復有之豈知言者哉

余觀暴秦燔書之後伏生能闇記尚書古文迨漢文  
帝時年九十文帝乃命晁錯往受其書今長公以尚  
書專門名家遭逢喪亂秦火焚如獨抱遺經發皇訓  
故教授其鄉人子弟亦今世之伏生也後有孝文者  
出行將安車蒲輪迎致石渠虎觀問親操几杖執簡  
而興豈但使文學掌故往授而已史稱伏生年老齒  
漏使其女子傳授句讀長公年才七十篝燈讀書看  
夾注細字如精強少年諸子皆握鉛懷槧世其家學  
更二十年爲伏生授書時魯壁之金絲殷欣漢代之  
珠囊重理不知後之傳儒林者俛仰歎羨又當如何

也昔者杜元凱疑汲郡紀年大與尚書敘說乖異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有昏忘余雖老耄尚思躬執研削以附長公之後塵安敢如元凱以老叟昏忘抵齒乎伏生哉姑次其言以詒份俾爲長公進一觴博其解頤一笑而且以有竣焉

蔚村溫如陳翁八十壽序

蔚村溫如陳翁孝廉確菴子之父也今年陽月春秋八十確菴子之門人族孫敞毛子袞表徵予文以爲壽蔚村去吾江村百里而近確菴子辱與余游知翁爲詳翁經明行脩規重矩疊鄉邦之士推爲先生長

者讀書纘言發聞於子遭逢世變不赴公車翁意安之曰吾道故如是也蔚村荒寒寂寞蓬蒿不翦翁誅茅卜居以是爲尸鄉畏壘而確菴子門人日進尸履恒滿人又將以爲汾亭江門少爲童子師佔俾夏楚老而不勌閒中酒慵起則使其侍女隔荻簾傳教句讀音切犁狀若自口出以鄭家之婢當伏生之女意欣狀自得也初度之辰家列長筵里推祭酒盥洗相接觴咏閒作蓋庶幾猶有東榮西序笙歌告備之遺風余以老顛狂易之人支離攘臂其間能無趨趨而前却乎狀竊有以爲翁壽者翁豪于詩酒飲酒盡三

四石蘸酒汁寫詩搖筆輒千百言余近得釀酒法採  
花波藥介脩羅釀酒與仙家燭夜之閒勝餘杭姥油  
囊酒異甚余飲不能半升又不喜作詩請提壺挈榼  
引滿相屬爲翁滌詩腸而薰仙骨也不亦可乎江鄉  
一衣帶水潮汝拒門月夕花朝菰烟蘆雪漁燈午夜  
村歌夕春扁舟過從相與賦新詩醉仙酒豈必生辰  
爲初度祝延爲壽觴哉金陵有三老人與余同壬午  
而月差長每集會余次居第四輒佔佔自喜今翁于  
余一年以長舒雁行列余則瞠乎後矣樂天詩云猶  
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自今願肩隨事翁  
顧影婆娑以驕於兒女敢介確菴子以請翁其許我  
乎

吾宗篇壽族姪虎文八十

余讀少陵詩至吾宗老孫子之章輒爲喟狀太息蓋  
其衰白遭亂流落劍外兄弟分離形容老病故家遺  
俗之思猶寄於倉曹之一老其志有足悲者余之遭  
亂劇于少陵其衰老又過之屏跡荒村邈狀如蠶叢  
萬里之外自分爲怪民異物唯恐宗人子弟課而扶  
我族子虎文今年八十肅拜而乞稱壽之詞余驚而  
喜曰斯其少陵之老孫子乎其過而問我則莊生所



謂足音蹙狀見似人而喜者也虎文少負才華讀書  
纘言游于繆文貞之門稱上等弟子以家累罷去食  
貧力耕長爲農夫秉鋤荷篠行吟坐哦未嘗一日廢  
書正色直詞表正閭左宗有欺余失勢含沙相射者  
奮臂批格而不使余知也余少壯時先宮保公命事  
友宗人之賢者毀家檀施號肉身菩薩爲從祖存虛  
翁博聞飲酒善談笑爲鹿野初平二丈人工聲律善  
蒼叢爲簡栖先生昇兀負氣識古文奇字爲純中秀  
才至于富而保家貧而農力者指不可勝數其簪筆  
善訟膏唇拭舌圯族敗羣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矣自

今視之問之先生長者超朕如上皇之民不可以復  
作所謂一二人者使其生于今世又將援之爲好鳥  
畜之爲仁獸不復以爲窮奇檮杌屏而斥之也少陵  
曰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今日非虎文而誰嗟夫  
芝有田蘭有畹桂有林荆棘蕭稂莫得而蕪穢焉此  
得全于天者也牛頭梅檀產于末利山中與伊蘭叢  
生不殊其香之逆風而聞者岌岌乎難之矣人知虎  
文之得全于斯世者爲難不知其得全于吾宗者爲  
尤難也滄桑迭改行陌如故日候雞犬歷占晴雨非  
所謂耕鑿安時命乎箬笠作帽襪代毳短髮蒙頭

先齊不學集 卷二十三  
六  
芒鞋露肘非所謂衣冠與世同乎夙夜作息卜歲祈  
年官長田峻君師田祖非所謂在家常早起憂國願  
年豐乎吾老矣焚棄筆研誓不復爲古文詞爲大書  
少陵詩章箋句解使其子孫曼聲高歌以勸介壽之  
觴其必拊手應和歡狀而一醉也已虎文貽余書曰  
昔楊子雲法言富人以百金請載名弗許叔父若不  
吝一言某雖貧賢于成都富人遠矣客見之以告余  
曰兔園先生能雜誦法言知楊雄爲子雲少陵詩曰  
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豈不亦信而有徵乎余莞  
爾笑曰有是哉并書之以爲序

毛子晉六十壽序

余誦古人詩至魏武帝短歌行及韓退之南溪詩未  
嘗不徬徨追歎也夫以魏武之雄姿經營八極一不  
得志于江東則有老驥暮年之感而其詩曰越陌度  
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退之之文章亦一  
世之雄也及歸老城南庄則賦詩曰不惟兒童輩亦  
有杖白頭饌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畱願爲同社人雞  
豚燕春秋此二公者其才力志氣橫駕側出可以無  
所不之及其才騁而旋志放而返則退而思息機摧  
撞謀田園鄉社之樂勞歌而役夢千載而下猶有餘

情也余少有四方之志老而無成海內知交彫謝道盡及門之士晨星相望亦有棄我如遺跡者唯毛子子晉契濶相存不以老髦舍我而子晉年已六十矣憶子晉摳衣升堂年方英妙今已歸狀爲鄉老余西垂之歲塊狀獨處其與子晉過從眎古之度阡陌而燕雞豚者則有間矣于其生辰爲壽諷詠曹韓之詩其亦不能無慨狀也已子晉有三才子撰書幣過余謀所以壽其親者余觀介壽之辭備矣頌其文則游夏頌其行則曾史頌其藏書則酉陽羽陵頌其撰述則珠林玉海余雖善頌何以加此而余之所聞於內

典者五天聲明之論六歲至十五歲童子習學闇誦比於神州上經孔父三絕婆羅門四圍陀論此方之五車四部未足闕其緒餘也彼其淺淺者而猶若是而况其淡淡者乎日吾友蕭伯玉范質公議藏大藏方冊子晉誓願荷擔續佛慧命皮紙骨筆不遑恤也余晚探教海思以螢光爝火照四舍而鏡三宗子晉獨踴躍印讚以爲希有狀則子晉之志願固在乎威音已後月光已前世所謂名人魁士登汲古之閣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繇子晉觀之不啻河中之一沙手中之一葉宜其脩狀視下欲狀而不自有也

余嘗觀魏武遺令爲陸士衡之憤懣歎弔者矣又觀張籍敘退之養病詩所謂又出二女子合彈琵琶箏者矣英雄之伯心文人之習氣俛仰耗磨留連晚回環思之又有不勝其歎惋者今吾與子晉委心法門一鐙迢朕懸鏡相對以多生文字結習迴向般若餘季末光與斯人孰多斯可以爲子晉壽也矣達余六十初度謝客湖南子晉爲設南岳應真像清齋法筵頌讚竟日今將偕一二名僧遺民往修故事恐子晉之或避匿也告夫三子俾曙戒以待我而先之以斯文以道余所以往賀之意



